

里下河:水上载浮的垛田

● 朱全弟

智者乐水,大抵是大江大河,间或有妩媚动人的山间小溪也一并接受。兴化垛田,本是洼地,有水,浅一点还是湖,或者说荡,因为上面有油菜花绿茵茵地长出来。其名之盛,窃以为,可追江西婺源油菜花了。我和朋友在2009年7月驱车从新疆返沪,途经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意外看见远山上方的双彩虹下的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这些规模与壮美,令人叹为观止。但总比不上兴化水上载浮中的油菜花。什么道理?就是一个特别。水有倒影,是一面镜子。一般的花海兀自开,兴化的油菜花却是底下背景的,有水上衬托的,绿莹莹的水照见金灿灿的油菜花,那个美,可以想见。

今年五一长假,又到兴化,又去李中水上森林公园,再次经过兴化垛田,还看见高高的观景台。记得上一次去,见了油菜花的落幕景象,美艳还未卸妆,依然好看,令人遐想。此番前来,已是人去楼空,空余一片垛田。“正是江南好风景,落

花时节又逢君”。然而,细究起来,却是幸事。据朋友说,看花季节,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这样的出游,只能是意兴阑珊。

甫进公园,就看见两边木牌有介绍兴化垛田的文字。它是古泻湖逐渐淤积而形成的湖荡沼泽地带,在上游来水冲击、下游海潮的顶托下生成了一个大小不等、姿态各异、高低错落的水中土丘,无数块垛田漂浮在水面上,大的有二三亩,小的几分乃至几厘,互不相连,各自独立,可谓奇观。土丘有水滋养,肥沃自不待说。可资证明的是,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兴化垛田的油菜产量曾创下全国之冠。

哦!这一片水土属于神奇的里下河的范畴。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源于近20年前一次里下河农产品到沪上展销,我去报道了,例行公事,竟不知其意,更不知其美。身临其境,亲密接触,才明白我是错过了这份邂逅。

兴化出过许多名人,“板桥故里水竹摇篮”是她的地标。郑板桥故居和施耐庵祖籍地,我以前都造访过。这一次,还有新发现,兴化还是杏林之乡,晚清中医界在江南曾出现过“兴化医派”,由是观之,岂止一句人杰地灵可以笼而统之的,实在是鱼米之乡富庶养人。

小住两日,最后一餐,我建议去吃农家乐,一是饭菜可口,再则就是领略当地

农村的景致。果然不出所料,我们来到一个叫“碧水东罗”的地方,其实是千里垛田边上的村庄,饭后散步,曲里拐弯,环水,多桥,当地人,以前这里人出行都是靠船的。此话应该不假,我们在水上森林公园游玩时,为我们摇橹的就是一位年过六十的农妇,看见她借力使劲,自恃有太极基础的我夸下海口说,两个小时可以学会摇橹。老人笑了笑说,要两天。我是信的,一行有一行的窍门,无人指点,不得其门而入,自信只是枉然。

前文已述错过邂逅兴化的机会,再次游览当为缘分了。一位文学爱好者一直记着我这个当时还是“临时工”的副刊编辑,原以为我只是发过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若干,没想到,他带来了我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给他的七八封信,钢笔字,还有我辗转借调最后落实的四家报纸的信笺,上有抬头。其实,那时我也在飘荡之中,最后幸运的进入一家主流媒体。我对他文学创作的关心其实也是对本身的顾影自怜。

在文友红杨的感叹声中,我想到了脚下的这一片土地,虽非长江黄河,只是里下河的浅水倒影,却一样能映照出太阳的光芒,让垛田哪怕一亩三分地长出庄稼来,也是好事。人生旅途中,我的良师益友曾经无私地照亮了我,后来我也学着匍匐大地给别人一点亮光,因为自身的水体不够深,也不宽广,托举的浮力也不够大,但是我做到了点滴之水的反射阳光的作用。

南浔寻梦

● 林春

梦境,是一种飘逸诗意的追逐,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邂逅。

借着笔会之机,悠然沉潜于初夏的南浔古镇。绿波荡漾,船娘轻唱,宅院森森,古巷幽长。置身其间,恍如隔世,端的是一个寻梦的好去处。

小河的水清悠悠,小船的橹桨悠悠。身着蓝底白花蜡染衣衫的年轻船娘把满载八个都市客的船儿摇得时而稳当,时而摇晃。一路上,岸边枝繁叶茂的槐树、青砖白墙的老宅、闲客品茗的廊棚、迎风招展的酒幡……这一串倒映水中的景物被圈圈涟漪分割成若即若离的朦胧色块,像煞一轴古镇风俗写意长卷,让我遐思绵绵。恍然间,宋元的贩夫吆喝,明清的商贾喧哗似又萦绕耳际。富有灵气的河水是南浔的灵魂。千百年来,她浸润了古镇人豁达聪慧的特质,滋养了古镇人维和积福的秉性。小小古镇上,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以蚕蚕丝织起家的富商达数百家而在民间留下了“湖州一个城,不抵南浔半个镇”的传说。一阵暖风拂面,小船缓缓穿过广惠、洪济、通津三座古石桥,桥洞里青苔片片,偶见杂草,一副历经沧桑之态,然那优美的造型曲线,那华美的石雕点缀,那精美的拱券板石,着实让我咀嚼品味百赏不厌。此时,禁不住轻吟起自创的小诗:古屋错落/宅墙斑驳/裸露的青砖眯缝着/老眼/珠黄浑浊/沉浸在寻古旧梦/一弯小河/凉意挟裹/悄然流过/午后的水乡/慵懒在夏日怀抱/微风轻拂/吱嘎吱嘎/村姑将袖摇橹/船儿悠悠挪/搅醒古屋旧梦/引来垂柳/肩头摩挲。

徜徉于镇上的高墙深院、窄巷廊棚,环顾四周抑或蓦然回眸,翘首仰望抑或侧身俯瞰,时时会有发现的惊喜乃至惊叹,浓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厚重的文化底蕴濡染于心。旧宅门额镌刻书法大师的墨宝雄健挺拔,高墙镶嵌民间艺人的石雕精美绝伦,正厅高悬甲午状元的金匾儒雅端正,堂楼装饰法式印花的玻璃晶莹雅致,书斋微启木雕工匠的窗棂通透俊秀。似乎这些普普通通的石材木料都变成了绘声绘色描述神话典故的精灵。而让我感到惊奇的当数江南巨富之孙张石铭旧宅西式小洋楼内的豪华法式舞厅。抚摩印花玻璃,感叹中西迥异的建筑风格和谐地处于同一个宅院,凸显主人开放的心态和高雅的品位。是呵,纵有家财万贯,终是身外之物;惟具文化底蕴,方能流芳百世。张氏旧宅兼容并蓄的构思布局,不啻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典型江南传统建筑格局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格调相融相谐的园林精品。

水乡悄然披上夕阳余辉,微风倏忽吹皱一弯绿水。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炊烟袅袅之时,南浔古镇呵,那又是怎样的一个韵味隽永让人迷醉的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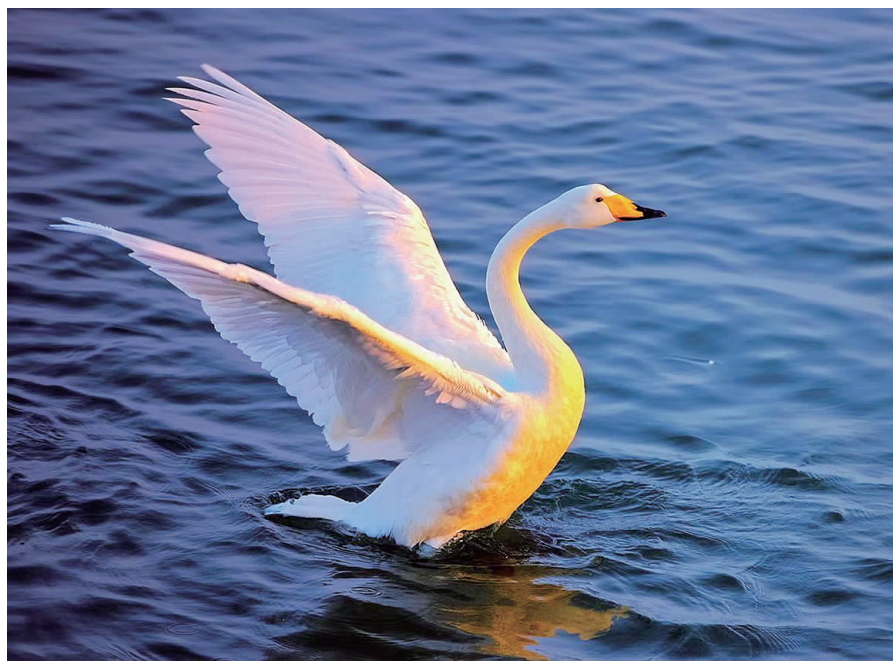
桂誉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认亲”

● 江妙春

那天中午,从华阳敬老院回家,顺便去超市买点食用油,门口泊车不易,干脆买两桶吧。进了小区,等电梯时,恰巧郑克鲁夫人从后面缓缓走来,于是按住电梯门,请她先进去,顺手就把手中一桶葵花籽油递给她,说“您开伙仓,用得着的……”她被感染了什么,脱口说“依呀,真是阿拉顶顶好的哥们,郑教授过去也讲过……”说完还用市面上见惯了的手势做了个点赞、但幅度大的多的姿势,晃了几下。到了楼层,先下,她继续上行,“再会再会”声音迅速被电梯门关没。时间已快接近1点,饿感袭来,端起饭碗,才刚嚼了一口,门被敲响,拧开门锁,愣了,郑夫人——也是外文教授的朱碧恒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个暗红色纸袋,不由分说一脚踏进房间,神情里写着的谢意溢于脸部,依然快人快语:“依是阿拉最好的朋友,像亲人一样……”她眼圈红了,声音也高了些许,“这根野山参,勿是拨依吃呀,拨依姆妈去吃。祝伊活到一百岁、一百廿岁……依认我这个姐姐伐?认就好……阿拉老头郑克鲁是一个好人,伊是热水瓶性格……上海师大里,啥人都这么讲,伊是君子……”说着,她讲了这么一件往事。整整二十年前,一位金发碧眼的法国文学女教授,深深折服于郑克鲁的文学艺术及翻译造诣,用法国民族特有的浪漫和直接,火辣辣地当面示爱并放出话,“你,我特别喜爱,你开出条件,我、我嫁给你……”浪漫和激情,语言和动作双管齐下,让常人无法理解和招架,



■ 展翅(摄影)

李榕璋

也无法用语言表达。郑克鲁没有吃惊,淡定得很,两手一摊,做了个让人无法抗拒的手势,平静回答:“我有妻子,我有女儿,你说的事,完全没有可能……”说完,平静地坐着,继续自己的翻译业务。

天呐!朱教授坐在我家简陋沙发上,用几乎带着哭音的语气,几次停歇、断断续续地说着往事,我扯了三张餐巾纸都止不住她的泪水,自己眼睛也热辣不已。正在卧室哄孙子午睡的妻也从里面出来,劝说朱老师不要太伤心、节哀顺变。去年9月至今,郑教授离开已经快九个月了,朱老师还走不出失去神眷伴侣的

痛苦阴影,小区到上师大不远的路上,再也见不到两位伉俪牵手同行、来去工作室,辛勤翻译法国文学的身影……

俄顷,她也许觉得声音响了一点,抱歉地“sorry”了几遍,小声告辞,又说,女儿听到爸爸突然去世消息,疫情肆虐,机票难觅,活生生阴阳两隔,她要崩溃了,一个人冲到一座山上,加拿大一座叫不出名头的什么山,哭得死去活来,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等女儿回上海,我叫她好好上你们家,认个亲,郑克鲁虽然走了,也是你姐夫……”朱老师去了又回,如是者三,令全家感慨不已……